

酿酸了的葡萄酒

文/李风宇

就国史而言,当今中外史学界有多种历史观,若以华裔中人论,则以黄仁宇的“大历史观”,唐德刚的“口述历史”等等为其中荦荦大者,是脱离旧窠的治史方法。得失姑且不论,但仍然是以为今人提供借鉴蓝本为出发点的。这二者虽然在方法上颇具独特性,但顾此失彼处又令人不敢过分恭维。这便是实用主义历史观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。

时下流行的文体是“非虚构”,这是个舶来的叫法。作者写得兴起时“山呼海啸”,读者则“如痴如醉”,这路东西基本上是被历史学家归之于“小说家言”的。

上世纪末,父亲的旧日同学,从台湾来的张慕飞老先生赠我一册自传《永不放弃》。张将军因历史渊源与蒋纬国将军过从甚密,更妙的是他还当过蒋氏的死对头李宗仁先生的侍卫官。将军在西班牙陆军大学精研武学的时候,还读出个“比较文学”硕士的头衔,但他的自传中竟没有一点文学味。将军曾于不经意间透露,纽约的唐德刚教授是其老友,黄仁宇先生更是多有过从。

也是有缘,曾在慕飞老伯寓所见到黄仁宇先生与唐德刚教授,前辈的高论,令我如闻天籁。1945年7月,胡宗南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,麾下的三位年轻上尉,便是蒋纬国、熊向晖、张慕飞。有一次去上海办事,顺道往访张将军,竟然见到了智勇兼备的熊向晖。真是难以想象这位垂暮老人当年的风采——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命令左手送给毛泽东,右手下达国军的攻击部队。叙旧事如同讲天书,人和事的两面性阐释得淋漓尽致,所以要讲“生活比文学更精彩”。当时便有了去张望一眼蒋

纬国将军的念头。写出来呀,写出来呀,你为什么写?朋友们劝我。我写这些干什么?好玩呀!对,但凡写文章总是要有个什么目的。尽管我们不时要扯个骗人骗自己的旗子,动辄说这个那个不是文学咯,其实有看头,有内涵,就是一篇好文章。写小说或者写其他什么,总是要说事的,如果文章里头没有事,这种文章看它干什么?这个理由不知道站不站得住脚?甭管别人信不信,反正我信了。

漫溢的野火烧过,再经过历史慌乱脚步的踏踩,多少有意味的历史灰飞烟灭,“残花败柳”般的历史素材实在是没剩多少。

北京有座贤良祠,是古时祭祀旧日贤达的场所,好比法兰西的先贤祠。对于“贤达”,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,所以历史人物也就走进了各自的庙堂。古人说——文以载道,文不能载道时,也可以撩拨开被藤蔓遮掩的历史,谈古论今。可以说,都是个人读书、生活的随笔而已,贻笑大方处自不在少。笔者在读史之余,也曾记录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斑驳行状,摆放在笔墨祭台上晾晒、评说一番,以祭奠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。我想,如果历史人物们地下有知,他们大概是愿意的,也不会讥笑后生的唐突。

既往的人和事还能够被后世记起,很不错的! ■

载酒买花少年事而今仍爱

文/苏宁

仍旧喜欢黄昏之后这一小段时光,林木安静,满街行人回家,灯火亮起,而我,知道一天又将结束。一直喜欢鲜花和水果,街上总有。它们,是让我一天又一天地相信人世安稳的凭据。

才下过雪,白天的太阳没照到的地方,雪还堆着,白白的,让我知道冬天还没过完,晚上回来的时候,绕河边的路,开了车窗,也并不觉得凉。

小姑娘对音乐有着让我吃惊的领悟,很多曲子,听一遍,几乎就会了。而我,虽然伴她从五岁第一次走进古筝教室,一直到她十二岁,结束古筝的学习,七年时光,我却是,没有任何参透。那时的心,一直在重重叠叠的琐碎事里埋得自己找出也难。

我一直不懂,为什么只是几个数字符,反复起承,就能表现出和文字一样无限的世界:那每一个曲谱之名亦如文章之名。那么多美丽曲目,要怎样一颗心才能分辨领会。让内心安静,让人心生柔情和悲悯……那是怎样的心灵世界和物质世界以及外部自然的交汇?

这一小段时间的黄昏里,每一天,我先散步,然后,去弹四十分钟左右钢琴。我是从小汤开始,每天一小段一小段练习。有时只是静静地坐一会,那些音符使我内心安静,它们排在一起,成为有情有义的乐和

曲。我一直不会弹到很好,但我也从不急迫。一个曲子,如果弹到四五十分钟还没弹好,也就不再继续,因为还有明天。只是享受这一小段一个人关了门独自坐在琴房里的时光。

一个人居然会这么慢地弹这些用于练习的曲子。亦如看书,一夜挑灯不眠看书的事我也不会了,我每天也许只是看很小一段,慢慢地读下去。读过了,也不强迫自己记得,如果忘记,哪一天又想起,再看一次。这一天,慢慢地过来,如此安好的一天,没有特别的枝蔓,没有特别虚度。特别欢喜,如果有,那我还是要的。

一个人活到完整,那要很久,要等到所有熟悉的四季再见都无新鲜和惊奇。这一生,我们走的路,都是很多人在走的路,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整地了解一个人,所以每看一些传记,都会一笑。一个人对一个人自以为的了解,那一定有无知和自恃,每个人身上都有善,也有恶,有美好,有不堪,即如我,一直想遵家训好好做人,可我在内心也有坏脾气,也有怒和不能忍,也有骄傲和不可理喻……那是,我不必为每个人、每件事都用出我的好,我本也无那么多美德……所以,一直修炼。■

我愿意(外一首)

文/苏小和

我愿意在一条大河面前
怀想一滴水的弱小。
我愿意在一座城市的怀抱
同情一条胡同的孤独。
我愿意在拥挤的森林中
悼念一片树叶的死亡。
我愿意在无边的宇宙里
赞美一个人的短暂。
我愿意所有人都在笑的时候
有个人没有忘记哭。

我愿意天空是一面镜子
无论在哪里,我都能看见自己的脸。
我愿意所有的人啊努力向前奔跑
但一棵树在水边,正在整理她的发梢。
我愿意在冬日的海滩
叫醒一粒正在燃烧的沙子。
我愿意在大片开阔的皮肤中间
守望那一道小小的伤口。

给母亲的信

我的妈妈在一小节的时间里老去
然后在所有的时间里永恒。
我记得妈妈青春时代明亮的头发

也记得妈妈此时此刻塌陷了的嘴唇。
妈妈,我出生之前,你就是我的妈妈
等到我死了,我依然是你的孩子。



野趣
摄/王卫军

静静地吃单位食堂的菜

文/周伟

这个春节有两点与以往不同。

首先是静——我只说南京市区。南京规定全市城区不准燃放烟花爆竹,这规定在除夕夜显示了作用。零点前后是往年放鞭炮的高峰,电视屏幕上,光看朱军、董卿嘴巴动,根本不知他们在说什么。我不知城区其他地方执行得如何,我居住的小区今年竟没有一家违规的。大年初一新闻报道全国有100个城市空气严重污染,还有外地朋友在微信中抱怨清晨的马路上尽是鞭炮屑,简直下不去脚。

若干年前实施过定点燃放。我去附近的燃放点看过,那是一个路口,只见浓烟滚滚,火焰奔突,燃放者在其中窜来窜去如同鬼影。胆小的人不敢进入核心区,远远的就点上了,燃放区迅速扩大,“定点燃放”实际效果很差。有人抱怨过年没年味,后来各地相继取消了相关规定,后果大家都

知道的,但却无法抱怨,因为人人都是受害者,大多数人同时又是施害者——中国的事向来如此。

还是彻底禁放好,不能太指望国民的自觉性。醒来第一眼看到阳光从窗帘下探进来,继而想到是大年初一,大多数人恐怕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

今年春节的另一奇葩之处是很多单位都发了食品。工会给职工发点福利是允许的(不是现金),于是单位食堂在节前很忙了几天,让每个职工驮着大包小包的熟食回家。

这事说不上对错,既然没钱发,熟食就是一种安慰。问题是食堂只能做大锅菜,以肉丸为例,几乎所有食堂都发了肉丸,而这肉丸都具有掉到地上不碎的坚硬。我在节前接到两个电话,问熟肉丸怎么烹饪。这两人不是一个单位的,可见各单位厨师都只有那几招;这两人都问烩肉丸要不要放酱油,南京的厨师用盐从不吝

啬,放不放酱油的确是个问题。不放,白不拉叽的怎么吃?放吧,一个肉丸就可能让你喝十杯水。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。我离开国营单位20多年了,在我记忆中,单位发副食品是20世纪80年代的风气。这些年在外吃年夜饭,过年出外旅游的越来越多,每个片区又都有大型超市,实在没必要在年前把冰箱塞满。

禁放是好事,单位发熟食呢?从长远看也是好事。职工不会长久忍受摔不碎的肉丸的,那就会促使单位食堂的厨师提高技艺、增加菜品,使熟食达到星级饭店的水准。到那时,春节一片寂静,人人在家吃单位食堂的菜,饭店全部打烊,这样也挺好。■